

编者按

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永生难忘,总有一些事让我们恒久感动,总有一些话让我们无尽回味……本期《九日山》版推出清明节特别专题,让我们敞开心扉,追忆那些熟悉的面容,说说那些曾经来不及说的话,把清明时节的纷纷雨丝,化作字里行间的绵绵思念。

开满花的星星

郑桂云



拾柴烧火;她赶鸭子,我就拿把小木棍一路追赶……我就像奶奶的影子,一直跟呀跟。乡间小路常常留下我们的欢声笑语……

我多么怀念您,我的奶奶。上大学那年暑假,我跟堂姐来老家看你,你又是跟我们聊天说地,又是煮点心给我吃,快乐的笑容荡漾在您沧桑的

脸上,显得那么美。我跟堂姐临走时,您迈着颤巍巍的步子一路追上我们,您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人民币,硬是往我们身上塞,嘴里不住地叮咛着:“去了福州,要好好读书,不要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!有空常回来!”我跟堂姐感情却,只好收下了。我知道,您平日省吃俭用,却把攒起来的

零花钱留给我们。那一刻,我内心的感动无以言喻。

我多么怀念您,我的奶奶。最后一面,我是在医院见到您的。当时,爷爷已经先您一步去世了,您因为高血压引起脑出血,整个人已经神志不清,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无尽的忧伤中。当时,我靠近您的耳朵,哽咽地告诉您:“奶奶,爷爷走了,您知道吗?”奶奶很努力用气息回应我:“知……道……”我又继续问奶奶:“奶奶,那你知道我是谁吗?”我几乎是带着哭腔去问。“桂……云!”她用微弱的气息缓缓地、缓缓地吐出这两个字。谁知,那日病床上的对话居然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对白。

窗外的雨丝丝绵绵,夜空一片寂静。此刻,我又想起了《小王子》里的一句话:“夜晚,当你望着天空的时候,既然我就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,既然我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,那么对你来说,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,那你将看到的星星就是会笑的星星!”

亲爱的奶奶啊,您不就是那颗会笑的星星吗?

仰望天堂的母亲

潘建煌

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将来临。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,今年的清明节不能上山扫墓和到安息堂祭拜逝去的亲人,包括慈爱而伟大的母亲。再加上今年我作为第三次披挂上阵的“抗疫老兵”,听从组织召唤到金淘高速卡口查验点参加抗击新冠疫情。因此,清明期间只能仰望天堂的母亲,向她诉说无尽的思念,送去绵绵的祝福……

我始终坚信,一生慈爱而伟大的母亲是在天堂生活。

母亲是慈祥和有爱心的。记忆中母亲很少打骂我们这些孩子,如果有,也是在我们犯错惹她生气的时候,她用细小的竹条或木条责罚教育我们。生活中更多的是用护犊情深,充满关爱的目光伴随我们五个孩子长大成人成才。

母亲对邻里和亲人亲戚也挺有爱心。即使在当时那困难的年代,物质十分匮乏,家里有五个孩子要养,但她硬是从中挤出一些钱物去资助比我们更贫穷的邻里乡亲和亲戚,赢得乡邻和亲戚的称赞。外婆家里困难,她把外婆接到我们家赡养(外公早年来南洋谋生后来失联),为她养老送终。她用言传身教诠释慈爱、孝敬的意义,让我们这些孩子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。我们也传承了这种好品德好家风,力所能及地参加公益活动,并乐此不疲。

母亲是伟大的。犹如天下千千万万伟大的母亲,为帮助抚养众多儿女,她甘愿放弃原来在布店轻松而体面的工作,到当时我们穷乡僻壤的老家,辛劳养母猪卖猪仔增加收入,贴补家用。她原先不懂耕种,硬是向老农学习犁田、耕田、插秧等基本农活经验,把自己从工作轻松的商店工人慢慢锻炼成种地的“老把式”和“女汉子”。

许多乡邻和亲戚现在一提起我的母亲,仍然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。回想起因生活艰难,饮食没有规律而长期落下胃病和严重失眠的母亲,居然能顽强地活到80周岁,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孩子拉扯大,并栽培成才,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母亲,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。

前几日,我得空回了趟家,无意间看到家里阳台上君子兰又冒出娇艳的花朵。春暖花开,有人说君子兰开花会带来好运。但愿我们通过万众一心的努力,能够早日战胜新冠疫情,迎来美好的明天。

仰望天空,天堂慈爱而伟大的母亲,您也有同样的希望吧。

甜清明

郭华悦

老家的清明,最少不了的,是各种粿。

说起来,口味各异,但有一点相同,多数的粿都是用米做成的。将大米或糯米,磨成粉末,加水揉成团,再捏成形状各异的粿,煮熟后即可食用。

有一种粿,叫朴籽粿,是用朴籽树的树叶,捣碎了和米磨成粉,制成朴籽粿。浅绿色的朴籽粿,有梅花型和桃型两种。朴籽粿的特点,是有食疗的功效。老一辈人有个头疼脑热的,总是摘些朴籽树的树叶,捣碎了熬煮。朴籽树的树叶,可以解积热,常食有强身健体的功效。所以,朴籽粿是药膳俱佳的美食。

还有一种,叫甜粿。说起来,甜粿虽然在保健方面不如朴籽粿,却比朴籽粿更受欢迎。在乡间,大大小小的祭祀,各类供品准备齐全之余,甜粿是必不可缺的。

甜粿是用“大冬秣米”,加上白砂糖、蜜冬瓜条、金橘等辅料,经过制粉、溶糖、混合、入盒、上蒸笼制成。成品呈扁圆形,若选用上等白砂糖则形似满月,洁白如清辉;若用的赤砂糖则状似古铜钱,味道更浓厚,入口软润而不黏牙,爽口清甜,气味芳香。

甜粿以吃法灵活获得青睐,朋友相聚,切片切块以佐清茶一杯或啤酒一瓶,快活赛神仙。还有另一种吃法,打上两三个鸡蛋,搅拌均匀,将切成片的甜果放进里面,再用筷子夹到平底锅里煎,金黄一派端上桌,入口酥脆,香甜即化。

还有一种粿子,是用番薯粉做的。甜度,介于朴籽粿和甜粿之间。这种番薯粿,逢年过节必备,平常也深受老家人的喜欢。其特点,便因为番薯粉做成,韧性足而有嚼劲,甜而不腻。

清明前回乡,走在路上,钻进鼻尖的是丝丝缕缕的甜。这甜,浓淡各异,却一样牵动着游子的心。于是,在这一片甜丝丝的海洋中,清明这个日子如一叶扁舟,载着游子们的乡愁,在悠悠晃晃地思念中浮浮沉沉。



《小王子》里有一段话:“如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一颗星星上的花儿,那么夜间,你观望天空就感到甜蜜愉快,因为天空中所有的星星上都好像开着花。”淅淅沥沥的清明雨汇聚成了一条思念的银河。在那银河里,有一颗永不消逝的星星,它总是开着美丽的花。至今,也忘不了您——奶奶。

每逢清明节,冷冷的风总是瑟瑟吹着,空气中飘散着忧伤的气息。这一天,我都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家乡大坂扫墓。家乡依旧是山峦叠翠、鸟语花香,处处洋溢着春的诗意。可奶奶家的花落了,我的心也跟着落了!

我试图从记忆的相册里找寻,翻啊翻,不禁翻出了一页又一页的往事……

我多么怀念您,我的奶奶。那年,我才七八岁,我们住在奶奶家对面,闲来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蹚过清清的小溪,踩着绿绿的野草,走过泥泞的田野,爬上陡峭的小路,来到奶奶家。我就像是奶奶的小跟屁虫。她洗衣服,我就在一旁打水花;她做饭,我就帮忙

思念外婆

王珏

寒冬已经褪去,暖春尚未到来。最怕春寒料峭之余,窗外的雨不知不觉,绵绵长长,淅淅沥沥,丝一般,纵横交错成一张思念的网。

印象中的清明,或听祖亲教诲般驱赶不去惆怅,或念乡心眷眷般汇聚欲断的魂。伞似乎是多余的,春雨霏霏湿了肩头眼角,馨香的潮气与温暖的阳光牵引出丝丝缕缕与暧昧。擎一炷香,在外婆坟前点燃,两旁柏树葳蕤,焕发出蓬勃生命力。我把疯长的野草小心翼翼地拔除,焚香叩首,虔诚祷告,烧上冥币物品。在雨中,缭绕的烟,似乎是生与死的距离,阴阳两界,明明灭灭。

小时候,外婆常把我抱在襁褓中,抑或背在结实的竹筐里,携到寺庙礼佛、上市场买菜。我时常躺在她的臂弯里甜甜沉睡,从来不知道,枕着一颗小小脑袋的手的酸痛,直到现在抱着孩子睡觉,才明白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爱。每年除夕,外婆最疼我,有别于其他孩子,每次她都给我包大红包。除夕夜,睡意朦胧中,她将压岁钱放在红包里,压到我的枕头底下,一边放,一边念念有词:“珏珏,压岁钱,百块钱,长命百岁!”

2013年除夕是外婆在世的最后一个除夕,1925年出生的她已83岁高龄,靠假牙吃饭,全身机能大不如前,但她张罗20人饭菜依旧闲不住。她说:“珏珏喜欢吃肉泥和猪尾巴,我亲自操刀剁!家里添曾孙,陪我的人多了!”她让我们铭记慎终追远、敦亲睦族,这是传承亲情、系结血脉的亘古真理。

2013年中秋,外婆不幸罹患脑梗,下半身无法动弹瘫在床上,但神智却异常清醒。在外地上大学的我,听到后泪如泉涌。坐飞机赶赴医院,见到虚弱的她,同样眼泪涟涟地、慈祥地看着我,思念的泪滴在眼眶,我紧握她的手问她吃什么,骨瘦如柴的她用力摇头,从枕下摸出压得已经变扁的塑料袋。不急不缓地说,她还有钱,想继续让我存起来,看我结婚生子,但现在等不了了……

她在医院静静离去,最终被车拉走,我知道车将会把她送去哪里。外婆一生贤良温馥,我笃信生命的轮回,她一定会在某个地方,默默地注视和保护我们全家人。那天深夜,目睹棺材里的外婆形容枯槁,我对天发誓:今后要坚强起来,努力像外婆一样关心对自己好的人。走,是必然,送别那一刻,我心如刀割。

第一年,我常常梦见她,撕心裂肺,醒来,沧桑的面容有两汪清澈的泉水照耀内心。第二年,我还是梦见她,心会无由来地酸楚。如今,很少再梦见,但她永远根扎在心魂深处,纤尘不染。

少年不更事,来不及孝敬外婆。后来,她两鬓斑白化为灰烬,只能泪洒坟前长跪不起。记忆中那种捧在手心的温暖,竟已化作一杯杯黄土,再也触碰不到。人分两地岁月流淌,身似浮萍聚散无常,总归黯然神伤。



习惯有你的身影

陈振元

1994年的春天,爷爷突然走了。爷爷走了很久,我才从堂伯的口中得知。

那是一个临近高考的星期六晚上,天下起了蒙蒙细雨,我想起许久未见的堂伯,便踩着湿漉漉的路面,穿过一条狭窄、幽暗的长廊,来到尽头的宿舍,只见宿舍里灯光昏黄暗淡,堂伯斜倚在靠背椅上,垂着头,神色落寞,与以往见到我的热情不同,只是说了声“坐”,然后沉默不语。我觉得很奇怪,但也没在意,我随口问他有没有回老家,他才开口讲话,问我的学习情况。然后,堂伯泡起茶,喝着茶,又默不作声了。我不禁问起家里的情况,他沉默了一会,抬起头,看着我说:“你爷爷走了,你知道吗?”我的心脏突然抽搐一下,瞬间充满了悲伤。爷爷的身体不是一向很好吗?怎么突然就走了?我用双手捂住眼睛,想堵住眼泪,可是泪水从指缝间流了下来。堂伯也拿出手帕拭泪,断断续续地告诉我,爷爷去世的原因。

这个大家庭分家后,爷爷奶奶与六叔一起生活,但六叔是个做事很“慢”的人,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,于是大小事情还得爷爷挑着。家里的煤烧完了,爷爷跟着邻居家的拖拉机到长泰县岩溪镇的煤场买煤。回程时,已经是傍晚时分,天色苍黄,暮霭沉沉,视线不清,又因泥沙路面坑坑洼洼,拖拉机紧急刹车,爷爷从车上掉了下来,受了重伤,医治无效,在异乡的医院里走了,那年爷爷68

岁。爷爷买的煤还未点燃,爷爷的生命之火却已燃尽。

当遗体运回,灵堂守灵,山坳下葬的时候,遍数孝子贤孙只差我一人。因为怕耽误我的高考,家里并没有告诉我爷爷离世的事。看着堂伯,一个粗犷的汉子边说边擦拭着眼眶,我低声抽泣,愧对爷爷生前对我的疼爱。

在上小学前,我一直跟爷爷睡,爷爷为我付出的点点滴滴未曾忘记。还记得,夜里我尿湿了被子,第二天爷爷忙着洗被子,晒被子的身影;还记得,爷爷看到我因跳蚤叮咬,痒痒睡不着而为我涂抹风油精,戴着老花镜,打着手电筒,贴着被子,一寸寸地寻找跳蚤的情形;也曾记得,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爷爷与邻家大爷讲程咬金、杨宗保、穆桂英等传奇故事的情景。

还记得,房门后的甘蔗、橱柜里的番石榴、瓷缸里的豆干炒溪鱼、瓦罐里的煎炒葵花籽、布袋中的炒花生等稀罕物,那是爷爷特地为我留下的。可惜的是,当时我并未理解爷爷的爱。分家后,我周末才去老房子找爷爷,爷爷笑笑对我说:“元子,你过了这么久才来看爷爷,你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睡那么多年吗?”我才意识到分家一周,我是第一次到爷爷家。之后,我就经常到爷爷家,虽然经常前门进,后门出,叫声“爷爷”就了事,但爷爷见到我总是很高兴。爷爷说:“就喜欢看你的身影。”原来爷爷已经习惯了有我身影的日子。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

上初中后,每逢周末回家,我都先去爷爷家坐坐,听爷爷与乡邻讲古话,有时还帮爷爷带堂弟堂妹,帮爷爷除草,收割稻子,晾晒谷子等。初一下学期,我脚底长了“透掌疮”,在学校一直治不好,一个月后爷爷叫五叔用自行车来学校载我回去。当时没有电话,学校离家二十多公里,音讯不通。一回到家,爷爷刚从野外拔了青草药回来,眼眶红红的,边捣药边对我说:“元子,生病了,也不写封信告诉爷爷?”是啊!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,我都几周没回家了,爷爷怎么能不焦急呢!爷爷把青草捣成糊糊的青黛色草团后,轻轻翻转我红肿的脚掌,看了许久,才把草团敷上,然后用布条包裹着,系上,又托着我的脚轻轻地放在方凳上,叮嘱我不要走动,草药才不会松动脱落。做完这些,爷爷松了一口气。因对症下药,脚疮很快就好了。但脚掌心留下了一个疮疤,那是“爱的记号”。

上高中后,离家60多公里,每学期才回家一次。汲取以往的教训,开学时一到校就写信向爷爷报平安,期中考试一考完就写信告诉爷爷我的学习情况。听奶奶说,夜深人静的时候,爷爷经常戴上老花镜,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我写的那些信,看得乐呵呵。奶奶笑着对我说:“你爷爷看着你的信,就像见到你的身影。”

呜呼,哀哉!二十七年过去了,如今的我已是背微驼、鬓发霜,爷爷的在天之灵还记得我的身影吗?